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青年文学创作选集

1

散文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青年文学创作选集

1

散文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青年文学創作选集

(第一集)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4 $\frac{1}{2}$ 字數90千

195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56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印數8,001—44,000

編者的話

近年來，隨着祖國社会主义建設的飛躍前進，在黨的關心和培養下，文藝戰綫上湧現出許多有才能的青年作者，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崗位上成長起來。他們用不同的風格和筆調、不同的文藝形式，熱情地描寫、歌頌了新中國的建設，新中國人民的鬥爭和成就。這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，充滿了蓬勃的朝氣，和多采的光輝。這是由於他們熱愛生活的緣故。他們的出現，使人民的文藝隊伍更加壯大起來。他們是一支可貴的新生力量。

這裡，我們編輯的這個“青年文學創作選集”共分為散文、詩歌、戲劇曲藝三個集子，選印了西南地區包括四川（重慶）、雲南、貴州等省市二十位青年作者的作品。這些作者中有工人、有農民、有機關幹部、有報刊編輯和記者；他們都是由各省市推選出來，參加今年北京召開的第一屆“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”的代表。正是由於他們在各個工作崗位上戰鬥着，他們和人民羣衆的現實生活有着密切的聯繫。他們的作品充滿着濃郁的生活氣息，和勇敢的战斗精神。從這些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西南地區人民締造新生活的風貌。

在工人作者李兴荣、傅相干、邱澤民等人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忘我的勞動熱情，和集体主义的崇高品質。傅相干的“午飯”就是通过一对老工人夫妇，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，和工屬对待工人勞動的關心、体貼和自豪的主人翁的感情。在作者朴素的筆觸下，生動地描繪了这一对工人夫妇的生活，虽然僅僅是一个生活断片，但由於作者熱情地参加生活和斗争，也就顯示出濃郁的生活气息，使人親切的感到生活的美好。

農業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來，給文藝創作提供了偉大的、划時代的題材，在这方面，李累的“王華立的道路”、王松的“帶路的人”、陈鑑堯的“梅樹坵”、以及農民作者畢紹文的“保苗”都能比較真实、鮮明地表現了農民在合作化道路上的斗争，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長过程。

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區，解放以來，各兄弟民族在党的偉大的民族政策下，消除了隔閡，緊緊地團結在党的周圍的動人的事蹟，是非常多的。韋涵的“團結溝”正是表現了这样的主題的一篇動人的作品。

“洛娜的明珠”和“小八子和紅領灣”是选集中兩篇反映兒童生活的作品，前者的作者是一个不滿二十歲的青年。他發表这篇作品時，才只十七歲。作者通过一个傣族女孩子在第一次享受兒童夏令营生活的感受，細緻地描繪了各族兒童共处的深厚友誼，使人很受感動。

青年人的蓬勃的熱情，特別在青年詩人的歌唱中表現得

更为充分。这次編印的詩集里所收集的詩篇，正表現了他們對祖國建設的偉大圖景的無比向往。雁翼的“生命”等詩歌頌了英雄事業：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的勞動、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。勞動在詩中被美化了。高纓的“丁佑君之歌”對於为了祖國的解放事業，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生命的、青年共產主义女战士丁佑君，作了熱情的歌頌。这是一首为青年讀者所喜爱的詩篇。

戲劇曲藝选集里面的作品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建設中、在工農業生產战線上的先進思想和落后思想的尖銳斗争，以及作为階級敌人的地主、富農对合作化运动的仇視和破坏，和農村新的生活面貌。像李兴荣的“光荣亭”、文辛的“在乾旱的時候”、楊世元的“独木歸林”都及時地反映了这一主题。農民作者畢紹文的花灯戲“看女兒”、呂武塘的金錢板“陈顯堯回家生產”都能朴素而簡鍊地發揮着民間藝術的特色。

这一些作品，虽然还没有達到完美的境界，但是，他們已經給予人民不少的鼓舞和教育，我們認為这是十分可喜的收穫。然而，更可喜的是他們和更多的青年寫作者，都正在迅速成長着。我們相信，他們更加美好的作品，將和祖國其他战線上的成就一样，不断献給人民！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創作委员会

目 錄

編者的話

午飯·····	傅相干	(1)
梅樹坵·····	陈鑑堯	(7)
王華立的道路·····	李 果	(17)
深夜來訪的人·····	張 曉	(30)
團結溝·····	韋 涵	(36)
小八子和紅領灣·····	榴 紅	(68)
我的战友·····	雁 翼	(78)
保苗·····	畢紹文	(87)
在風雨中·····	傅相干	(92)
洛娜的明珠·····	鍾寬洪	(98)
帶路的人·····	王 松	(109)
人民軍之母——尹玉琦·····	王 松	(123)
再提高一步·····	邱澤民	(128)
年輕的姑娘在工地上·····	陈一坤	(133)
窗·····	流沙河	(139)

午 飯

傅 相 干

中午，快下班的時候，修理車間的大門外，站着一羣送飯的工屬。天氣雖然很熱，大門的左側也有一間蓆棚，但她們都沒進去躲躲太陽，深怕自己家裏人出來就看不見她們似的。守門的老丁，看見她們光着頭站在太陽下，便喊了起來：“喂，你們在收太陽过冬嗎？進棚棚裏頭去坐倒等嘛！”這些工屬們天天到這裏來送飯，跟這六十開外年紀的老丁相熟了，她們經常找老丁幫忙，像有奶娃的工屬，或者家裏有事不能耽擱的，就把飯交給老丁轉給自己的丈夫或兒子；有時有事要立刻談的，就找老丁傳話進去。老丁為人熱心和氣，她們都敬愛他。現在一听老丁在說話，一雙雙的眼睛把老丁望着，老丁的話剛一落脚，便都同声的回應：“老丁同志，我們曉得。”

下班的汽笛响了，熱鬧的機器聲停下來，工人們湧出了車間大門，又在離車間不遠的鐵路岔道處分散開去。這些送飯的工屬也各自找着自家的人，一對一堆的在蓆棚內吃起午飯來。祇有那個矮胖胖的、懷着身子的黃大娘，還提着飯盒站在原處，不住的向車間裏張望。車間裏看不見人，祇見一些大大小小的機器。過了一陣，才看見從一部高大機器後面出來一

个人，这人把揩着手的棉紗往褲袋裏一塞，便向她飛一般的跑來。黃大娘才高興的埋怨了一句：‘總是这样不慌不忙的！’

覷定这人走近了，黃大娘仔細一看，見那右額上一綹烏黑的頭髮在向上飛飄，她這才看清楚不是黃師傅，原來是一個小伙子。她正打算問話，這小伙子可一衝就過去了。於是她把飯盒子放在腳邊，在衣袋裏取出張藍布花帕子，一面揩汗，一面搨扇。這時車間裏傳出一陣機器聲，這聲音好像是从這車間傳出的，又好像是从另外一個車間送來的。她側耳傾听着，猜想着今天不知有什麼事。忽見老丁提着白鉄飯盒子，匆匆地从車間那头走了過來。他老遠就笑着說：“黃大娘，黃師傅還在幹活！”

“還在幹活！为啥他一個人還在幹？”

“當然是有要緊的事才这样趕嘛！我看他機器面前還站着幾個耨杠子、拿繩子的人，一定是在等着把活拿走。”

“哦！”黃大娘看了看腳邊的飯盒子說：“老丁同志，勞你神，幫我去問問，問他是幹完了來吃還是吃了再去幹？”她還想說：“你說，今天的菜冷了不好吃。”但又忍住了。

“好嘛，我去問。”老丁說後，把白鉄飯盒子放在一條方鋼上，便進去。

黃大娘看見簾棚內的午飯正吃得鬧熱。有的工屬在給吃飯的愛人搨涼，有的在和他們笑談。另一旁張師傅正在倒蕃茄湯，紅紅的蕃茄，黃黃的蛋蓋在碗面上；張師傅吃着笑着，張大娘笑得更得意。黃大娘把飯盒提了起來，用手摩着盛蕃茄蛋湯那一格，臉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好像在說：我也給他燒得

有蕃茄蛋湯，隔會他也会吃得欢喜，一定还会喊明天照样燒一份來。她高兴的回过头去看看車間，但老丁竟还没有出來，她不禁心裏立即不耐烦起來：“赶，赶，赶，吃飯都忘了！”

好容易又等了一会，老丁才出來了。他說：“黃嫂子，我看你还是進棚棚去等吧！”

“他還沒赶完呀？”

“沒有，正得勁哩！”

“得勁，飯都顧不上吃。你問他，他怎麼說的？”

“人家赶的滿头大汗，头都沒抬，我站了半天，才見他把头抬了一下，我忙說：黃師傅，黃嫂子在外面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沒開腔，又埋下头幹他的了，我就……”

黃大娘一听便冒火了，沒等老丁說完便發氣說：“人家費心費力的送這頓飯來，他偏不來吃；就算工作丟不開手，人不出來，你也該叫老丁同志帶句話出來呀！連腔都不開。你是為了生產，我是跑來好玩的？……你說呢，老丁同志！”老丁同志見黃大娘生氣了，連忙說：“我還沒有說完吶！黃大嫂，你知道黃師傅今天赶的啥活嗎？”“鬼知道，”黃大娘沒好氣的說：“總是又要性子強，蠻幹嘛！”“你當然不知道，我看他又埋下头去了，我就問他旁边的助手，才知道他赶的是啥子。原來煉鋼場進料机上用的輪子，臨時發生了毛病，要是爐內那爐鋼出了爐，輪子還沒作好送去，那麼爐子就会停下來等。讓一个一次要出幾十噸鋼的爐子停下來，可不是好玩的，一分一秒的時間都要給國家帶來很大的損失。這一點我就清楚，單說爐子冷了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，好多煤炭才能把溫度燒起來。

黃師傅的助手給我說，這個重大的、緊急的任務，今天早上九點鐘才交下來，下午一點鐘就要交貨。你說，黃師傅幹麼不忙！”

黃大娘聽得很入神，她曾聽人說過，她愛人這個車間是輔助車間。但她從沒有想到輔助車間與生產車間有如此緊密的關係，有如此重要。現在聽老丁這一說，她可真高興，不知不覺的已經把剛才的悶氣散光了。但在老丁的面前，她還是裝着生氣的嘆一句：“唉，這個人囉！”老丁看得出來，她其實已經高興了，便轉口說：“你進棚棚裏去，我看他也快啦。”老丁說完後，提起白鐵鍋子吃他的飯去了。黃大娘隨即轉身進了蓆棚。

工人們吃過午飯又上班了，車間又恢復了先前的熱鬧。現在蓆棚內祇剩下黃大娘一人了，她兩手托住下腮，眼睛注視着車間大門，雖然在外面站久了腰桿有些脹痛，心裏面却另有一種甜甜的感覺。大概又過了幾分鐘，她聽見車間裏忽然發出轟隆一聲巨響，她身子抖了一下。“該不是他出了事故！”她不自覺的想着，側耳傾听着。但是車間裏依然是那般熱鬧，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動靜，她的心這才鎮定下來，同時埋怨自己剛才為啥要奇怪的想些。

這响亮的一声响後不久，見車間門口跑出個打紅旗的人來，跟後是一輛小平車，平車上放着個圓盤形的傢伙，它在太陽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她高興的想，這定是她愛人趕製的東西了。

果然，她愛人黃福山也跟在平車後面出來了。他个子高

大結實，四十上下的年紀，長方的臉，沒有鬍子，看去祇有一片深青色；他頸上圍着條毛巾，米篩花布的襯衣敞開着，黑而帶紅的飽滿的胸膛坦露了出來。黃大娘笑着站起來，黃福山向黃大娘看了一眼，立即又把頭回過去向推平車的人說：“弟兄們，小心點，推快點。”黃福山看車子去遠了，這才跨進蓆棚，笑嘻嘻的說：“把你等久了啦！”

黃大娘見他臉上、胸口上掛滿汗珠，頭髮濕得一條條的伏在頭上，便說：“看你熱成啥樣子喲！拿扇子去。”

黃福山祇把頸上的毛巾取了下來，絞了絞，水便流出來了。他揩着汗笑着說：“六月天幹嗎不熱咧，熱就熱嘛！”

黃大娘把飯盒子一格格的下下來擺在地上說：“快吃，不很熱啦！”

黃福山先前工作的時候還不覺得餓，現在却覺得餓的厲害。一看那紅紅的蕃茄蛋湯和一份肉絲，便蹲下身去津津有味地連喝了幾口，一邊不住讚好說：“天氣熱了吃這些菜正好，油大油二的看見就發膩。”黃大娘雖說拿得定她愛人的口味，但臨了要吃的時候，也還耽心這些菜是不是合他的口味，勞累了半天吃不舒服可怎辦？現在一看他大口大口的吃起來，她才放下心。於是便移近他身邊，不停地給他打扇。半晌，她興奮地說：“福山，我看剛才車子上那東西好亮喲！”

“單是亮还不够，還要尺寸準確。老丁來喊我的時候，我正在量尺寸。”

“量尺寸？”黃大娘一听，便想打趣打趣他。祇見她眼睛向上一翻，問：“福山，量尺寸是用眼睛还是用嘴巴？”

黃福山老老實實的回說：“用眼睛嘛，怎麼會用嘴吧！”

黃大娘故意把嘴一嘟，生氣的說：“不用嘴巴，为啥老丁來喊你，你腔都不開？”

黃福山可急了：“你不知道，要的東西可緊急了，我說給你聽嘛：……”

黃大娘見他当了真，不禁吃吃的笑了。連忙截斷他的話頭說：“給你開玩笑的，你又当真了，不用你說，我全都知道。

“你怎麼知道的？”黃福山有些摸不着頭腦了。

“老丁同志告訴我的。”

“哦！”半天，黃福山知道上了愛人的當，也隨着哈哈的笑了。兩人的笑聲在蘆棚裏迴響着。

往常，吃完飯，老倆口總要休息着擺談擺談；可是今天，黃福山飯剛吃完，黃大娘就忙着收拾碗筷了，黃福山不問也知道是要自己趕快去上班的意思。於是他站起來，看着她大了的肚子微笑說：“我看你也快了，明天還是讓我回家吃吧！”

“再過十來天，就該你跑了。”黃大娘笑了笑說，一面提着飯盒走了。

黃福山目送她轉過彎去。見她身之是那麼沉重，行走是那麼遲緩，然而那白瓷飯盒卻在她手裏愉快的晃動着。黃福山帶着感激和愉悅的心情進車間去了。

（刊一九五四年八月號“西南文藝”）

梅 樹 坵

陳 鑑 堯

一

梅樹坵是土改時分給左康一家五口的一個大坵，周周正正，四四方方，不靠山，不伴坎，挨塘挨港的，乾不死淹不着，是一坵人人愛慕的田。左康朝也圍着這坵田轉，晚也圍着這坵田轉，碰了人就合不攏嘴：“共產黨毛主席呀，比太陽要亮的多哩！過去我日晒雨淋幾十年，沒一個田角，一解放，連梅樹坵，也分給我了。”要找他開會，或是挨他商量栽種的事，不消往他家裏去，只要到梅樹坵，包能找到。他泥一把水一把地在梅樹坵裏混，腰也不伸，煙也不吸，成天在忙着做活。政府号召愛國增產，他拍手響應，他說：“自己的田，自己的地，毛主席叫多打糧食，是為我們好嘛。”梅樹坵確也被他盤得增產三成。前年秋後，他把千多斤的餘糧賣給了合作社，換了一頭牛，他摸着這個小牯子，抱着他的小孫兒，心裏像開了花似的。

他的兒子景桃，是青年團員，解放後當了村裏的民兵隊長，常常到區裏呀，縣上呀，不是開會，就是學習，這就使左康

惱火了；起先还只当着老伴唠叨，後來父子一見面，就要頂嘴了。他罵景桃是懶鬼，說他怕做事，故意招些會來開；有時竟歪着腦袋說：“開會多輕鬆呀，咬着筆頭，不消動手動腳的。”景桃也說他是個老頑固，只顧自己，不顧大夥。所以小家庭日子虽然兴旺，却也天天吵吵鬧鬧。恰好景桃的妻子水仁，也当了婦女委員，常常去工作，更氣的左康老头，像炒爆了大豆似的，一跳八丈高：“老子也開會去，也當幹部去，別做個老頑固。”其实他何曾去開會，兒子媳婦前頭走，他隨後一步就踩到梅樹坵去了。有時他故意躺在床上喊：“腰累斷了，手發麻了！”嚷着叫景桃到梅樹坵去翻田。景桃張羅着去替他請醫生，他却又一骨碌爬起身下田去了。

有時景桃也下田，他又笑瞇瞇地盤算着給兒子听：那塊田該下牛糞，那塊地該下人糞。景桃还是孩子气，一望这把自己田地当心肝的父親，就不高兴了。虽是親父子，但像誰伤透了誰的心似的，一見面就板着臉，景桃他娘是個婆子心，大話都不說，有時只是咬緊牙根：“幹嗎一定要鬧彊扭，成天气气惱惱，叫誰称心呀！”左康老头对老伴也沒好話：“你曉得个屁，等到梅樹坵長滿了青草，你才会叫沒飯吃哩。”

左康他是有他的念头的，他一心打算在梅樹坵裏起个家來，他想自己好生盤莊稼，叫水仁織布，景桃去跑外河，老婆管家務，一家五口，只一个小孫兒做不來事，這一來，拉扯个三、五年，还怕不積攢得大圓小圓滿屋呀！誰还不說我左康是泥巴裏面盤出金子來的！景桃呢，就不同，他只想快些把農業生產合作社搞起來，恨不得眨眼就開起拖拉機來，盖起兩層樓房

來，誰不入社，他就罵誰是糊塗蟲，打開了福門不進去。自己父親扯後腿，這使他更气了。水仁和他一般的想法。娘呢，兒子也是肉，老信也是肉，只要不吵嘴，誰說的都好。因此這個家的矛盾，就像黃牛跌進泥沼裏，越陷越深了。

二

去年初冬時候，梅樹坵剛種上麥子，景桃從區上開會回來，發狠心要組織起合作社來。一進門，正赶上吃午飯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一五一十說起來，明是像對娘和水仁說，其實句句是說給左康老头听的，左康老头起先也是扒一口飯，轉一下眼，暗地裏用心用意听。一听到景桃說：“我們要帶頭入社，把梅樹坵小牯子統統入進去。”他再也按捺不住了，重重地把碗筷往桌上一放，指手劃腳地對着景桃：“你倒想得輕巧，人家到手還沒熱的砧板肉，給你們這班毛頭小伙去試手呀！你積極，捨得，我可沒那麼傻，毛主席給我的田，是我的命，你不能把我當牛，要咋就咋。”

“這是入社，走集體化道路，不是誰要了你那塊黑土田……。”

“不入，說死我也不入。”

“一定要入，你不入我要入。”

“好吧！你入吧，老子和你各走各的吧！”左康老头脹紅了臉，脖子粗粗的：“我拚着老骨头不要了，你入你的，我累我的，把梅樹坵這坵田劈開，一個一半。”

吵吵鬧鬧的連飯都沒吃成，小孫兒駭的哭了。景桃娘扯着

左康，水仁拉住景桃，左鄰右舍也七嘴八舌地勸說了一陣，才算平靜了。

景桃紅着眼睛，找到了村支部書記李民，就啞着喉嚨說：“这可搞不了，我要入社，就得分家，不分開，是入不了的。”

李民耐心地啓發他：“先不講清就吵翻臉，這只能怪你工作太粗枝大葉了。他能和你一樣，那問題就容易解決。可事實不是那樣，你說一百個好，他半個也沒聽進耳朵去。縣上開會不是講過：要教育，要宣傳，要他們自願，你還沒開始做工作，就要他這，要他那，當然他不會如你所想的。”

景桃捶着腦袋，自己埋怨自己說：“咳，怎麼這樣急躁不講理呢？我怎麼要這樣工作呢？”又問李民：“到這地步，怎麼辦呢？”

“等黨的支委會討論了再說吧！”李民想了一陣說。

“你看，這樣行不行？”景桃想起了一个主意：“我父親那個腦筋呀！不看見太陽是不相信會有太陽出的。我想他不入也算了，我再幹一年，鬧分家總不大好，讓他看看社，比比社，那時他才會心服口服的哩！”

支委會批判了景桃的工作作風；但對於左康老头，李民早已把具體怎樣幫助他認識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，自覺自願入社的辦法，初步作了考慮。

三

春天，春風吹拂着麥田，綠色的波濤在盪漾。左康老头正在梅樹坵的左邊鋤第一遍草。每鋤幾下，就望望右邊，看着那